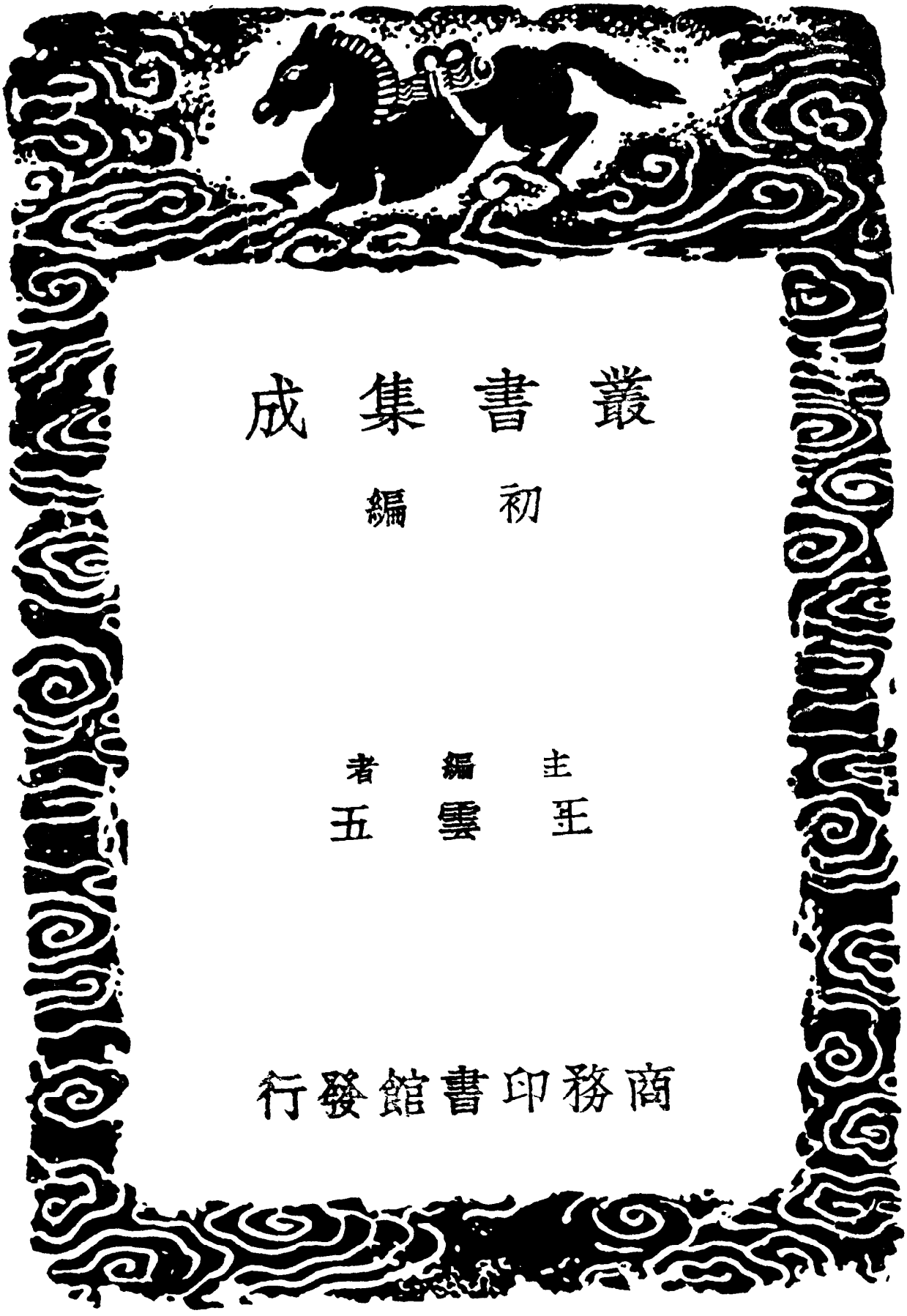
癸巳論語解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癸巳論語解

(一)

張栻撰

本館據學津討原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癸巳論語解十卷。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稿。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爲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稿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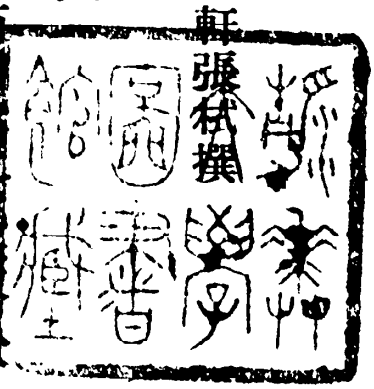
南軒先生癸巳論語解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始其始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擣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栻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乾道九年五月壬

癸巳論語解　自序　二
辰朔廣漢張栻序。

癸巳論語解卷第一

南軒張栻撰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紬繹浹洽於中也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浹洽於中故說說者油然內慊也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滋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爲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不知亦不慍也蓋爲仁在己豈與乎人之知與不知乎門人記此首章不如是則非所以爲君子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其爲人也孝弟與孟子所言其爲人也寡欲其爲人也多欲立語同蓋言人之資質有孝弟者孝弟之人和順慈良自然鮮好犯上不好犯上況有悖理亂常之事乎君子務本言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則其道生而不窮孝弟乃爲仁之本蓋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人能於此盡其心則夫仁民愛物皆由是而生焉故孝弟立則仁之道生未有本不立而末舉者也或以爲由孝弟可以至於

仁。然則孝弟與仁爲異體也。失其旨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何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爲鮮矣仁。若夫君子之修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閒。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爲人謀而有不忠處於己者不盡也。與朋友交而不信。施於彼者不實也。傳而不習。則無以有諸躬。曾子以是三者自省焉。可謂爲己篤實之功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之國。猶言治千乘之國之道也。敬事者。事無小大一於敬也。信者。信於己也。一作不欺之也。節用者。爲之制度也。愛人者。無往而不存其愛也。使民以時。愛人者之先務也。於是五者之中。敬事而信又其本也。蓋敬與信不立。則無適而可耳。以是五者爲先王政之行。斯有序而四達矣。嗟乎。爲治而不本於此。則不得爲善治。蓋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有此而後三代之法度可得而與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藝之事。

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爲本。推而達之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賢而敬見於色。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敢有其身。交朋友而言有信。是人也。可謂忠信篤實者矣。雖使其未學而其所行固學之事也。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章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則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學人重爲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故暴慢遠而德性尊。其思必專。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而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也。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無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若友不如己者。則足以惰志而害德矣。過則勿憚改。見過則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其憚之。故勿憚。則其改過也速矣。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非獨不忽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忘之謂。久而篤之也。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人之視效而作興。其有不趨於厚乎。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和順積中。則英華發於外。而況於聖人乎。溫、良、恭、儉、讓。聖人之德容見於接人之際者。子貢亦可謂形容之至矣。想當時之人。望其儀形。固已盎然悅服。而況於聆其話言乎。夫子之求之也。其異乎人之求之與。言在他人則求而得之。在夫子則人自樂告。不卽人而人卽之也。雖然。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政於夫子者。何與。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卒不能授以政者。則以夫私欲害之之故也。程子曰。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志欲爲之而有不得行焉。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憂者。亦可得而推矣。父沒觀其行者。首於其居喪之際而觀之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他問也。或曰。如其非道之甚。則亦待三年乎。蓋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若悖理亂常之事。則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害常之事也。一本云。舊說謂父

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爲順。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尹氏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主乎敬。而其用則和。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之所生也。禮樂必相須而成。故禮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此爲美。小大由之而無不可行也。然而有所不行者。以其知和之爲貴。務於和而已。不能以禮節之。則其弊也流。故亦不可行也。蓋爲禮而不和。與夫和而無節。皆爲偏弊也。禮樂分而言之。則爲體爲用。相須而成。合而言之。則本一而已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謂言信。恭、謂貌恭。復、謂其言可踐也。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恭而過於實。則適足以爲招恥辱之道。而非所以爲恭矣。此皆徇於外而不近於禮義之故也。故信近於義。則其言可復也。恭近於禮。則遠於恥辱矣。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則亦可宗尙矣。蓋以其務實循本而非慕其名以事於外者也。若夫安於禮義。則此又不足以言之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於食與居而無求飽求安之意。於事則敏所當行。於言則愼所以出。又孜孜焉就有道以求正。則是人

也。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耳。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終之以就有道而正焉。蓋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者有非所當敏。而所謂愼者有非所當愼。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爲好學也。正者、言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皆爲就有道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諂。富而驕。是爲物欲所驅。小人之爲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或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子貢知其爲道學自修者之事。故引切磋琢磨之詩以對。謂有其質必學以成之也。可謂告往而知來者矣。如是而後可與言詩。雖然。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未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處富而有一毫恃之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於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有患人不己知之心。則外馳而非爲己者矣。夫學本爲何事。而患人不己知乎。而其患不知人者。以夫取友之差。用人之失。正以在己之未明故爾。蓋所當用力者也。

此篇列於魯論之首。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乃聖人教人之大方。從事於此。則不差也。其間所載道千乘之國。亦是言爲治之本。務其本而後可以馴致。成己成物一也。學者宜深味此意。不然。貪高慕遠。而卒無實地可據。豈不殆哉。

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北辰謂之極者。以其居中不遷。而衆星所宗。實其樞紐也。德者、所以爲民極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修己而百姓安。篤恭而天下平。自三代以後爲治者皆出於智力之所爲。而無復此味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美惡怨刺雖有不同。而其言之發。皆出於惻怛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無邪一語可以蔽之。學者學夫詩。則有以識夫性情之正矣。然學詩者非平心易氣反復涵泳之。則亦莫能通其旨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德禮者、治之本。政刑非不用也。然德立而禮行。所謂政刑者、蓋亦在德禮之中矣。故其涵泳薰陶有以養民之心。使知不善之爲恥。而至於善道。若其本不立而專事於刑政之末。則民有苟免之意而不知不善之爲恥。何以禁其非心乎。後世之論治及於教者鮮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聖人身爲之度。使學者知聖可學而至。而學不可以躐等也。夫志學者、其本也。譬諸木之區萌。水之一勺。必有是本而不已焉。曰志學者。心存乎正而不他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而已。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夫子固生知之聖。而每以學知爲言者。明修道之教以示人也。立者。得於己而不失也。不惑者。理明義精。無所疑也。知天命者。究極夫天之所爲也。耳順者。入乎耳者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勉不思而皆天則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謂無違於理也。禮者、理之所存也。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孝子之心則一而已。存是心而見於節文者無不順。所謂以禮也。以孟懿子之不能問也。故因樊遲之御以告之。使懿子因聖人之言而有發。則夫三家之所以養其親與所以葬所以祭者。皆違理之甚者也。其敢斯須而安之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舍有疾之外。其他無以憂其親者。則其一舉足一出言之不敢忘、可知矣。然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衛養者不謹。自取疾疢。以貽親憂。則亦爲非孝而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事親以敬爲本養而不知敬則但爲養而已是何以別乎以敬爲本則所以養者固亦在其敬之中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色難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已蓋非愛敬之至和順充積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意者子夏於事親之際猶或少此與游夏聖門高弟其於致養服勤蓋所優爲故一則告之以敬一則告之以色難皆勉其所未盡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不違如愚者心潛默識非言語之可形也一作潛心默識無疑之可復也退而察其私則亦足以發明斯道是夫子之所言者顏子體之於日用之中而無閒也此其請事斯語之效歟善學者以身履之爲貴聖人之觀人亦考其實有諸己者何如耳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謂其所爲也即其所爲者而視之其事善矣則當觀其所從由之道果爲善乎爲利乎人固有同爲一事而所發有善利之分者矣其所由者是則又當察其所安者焉所安謂心之所主人固有一事所發之善而平日之所存未必在是者矣觀詳於視而察深於觀觀人之法亦盡於此矣然而在己者未明則亦何以察人乎若在己則當於存主處用功所安者正道則所由者不差而其失鮮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故、存其所已能者也。知新、進其所未及者也。此雖兩義而實相通。惟能溫故。是以知新也。可以爲師者。言其溫故知新爲可師也。程子曰。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爲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推此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矣。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拘於一物。凡人可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小大。然其爲拘於才而有限則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

私情耳。所謂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者、學乎其事也。自洒埽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卽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如攻木之攻。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卽此意也。一本作異端之說。非無可喜。惟其偏蔽。一或攻之。則害於心術而難反。或解此章。攻如攻伐之攻。以爲惡異端而力攻之。適足以自敝。夫將以正人心。則異端之攻亦有不得而已者然。君子貴於反經而已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閒。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能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則其不知者亦終將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強以不知爲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之學干祿。豈若世之人慕夫寵利者哉。亦曰士而祿仕。其常理耳。夫子獨告之以得祿之道。謂在

我者謹於言行而寡夫尤悔。則固得祿之道。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也。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矣。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而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子張於道少深潛縝密之功。或以爲難能而未仁。或以爲堂堂而難與並爲仁。蓋可見也。故夫子告之以闕疑闕殆。又曰愼言其餘。愼行其餘。若是其謹矣。而猶於尤悔曰寡焉。則所以約之者深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之時。强臣擅命。民幾不知有公室矣。患民之不服而問焉。亦有激而然也。夫子之告之者。雖爲哀公而言。其實先王所以得民心者不越是也。蓋善善而惡惡。乃兆民之彝性。在上者舉錯得義。則莫不盎然而誠服。蓋有以順其彝故也。不然。則將憫然而不服。以咈其性故耳。使哀公而明此義。則君子聚於朝。人心一於下。何畏乎强臣。而何患公室之不競哉。雖然。在上者焉知枉直而舉錯之。亦曰公其心而已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古之治天下者。修之吾身而已耳。夫臨民以莊。孝於親。慈於下。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臨之以莊而民敬心生。孝慈而民忠於己。舉善教不能而民感悅以勸。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則修之吾身豈不至約乎。季康子不知自反而望於民者深。而有是問。夫子以正理告之耳。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惟孝友于兄弟。孝於親則必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然則雖不爲政。而在家庭之間躬行孝友之行。爲政之道。固在是矣。何待夫爲政哉。蓋或者勉夫子以爲政之事。而夫子告之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可以行之哉。

車無輗軏。則無以行。人而無信。則亦不可行也。信者、以實之謂。言以實。則其言爲有據。行以實。則其行爲可常。不然。則無所憑依。妄而已矣。此與雖州里行乎哉之行同意。夫學者信以爲本。則德可進。業可廣。若不務信其言行。而徒慕高遠。終不可行而已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蓋曰隨時循理而已。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蓋可得而知矣。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爲。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然其所爲變革者。亦不過因其時而損益三代之禮云耳。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亦雖百世可知也。一本云。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其所因者。五典五禮之大綱也。其損益者。見於節目文質之隨時也。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

蓋不可得而易此矣後有作者。欲法先王之善治。則先立大綱。而所謂損益者。隨時以制其宜焉。則亦何遠之有。謂之百世可知者。不亦信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祭各有其分。不可紊也。蓋有是理。則有是鬼神。故於所當祭而祭。則其鬼享。若無是理。則亦無是鬼神也。而祭何爲哉。是徒爲諂而已。見其義之不安。則當速止耳。而不能止者。狃於習俗故也。雖然。是特其見義之未明耳。使其了然於鬼神之情狀。則其於義之所在。有爲之而莫禦者矣。

癸巳論語解卷第二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是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爲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佾之用八。著見於目者也。雍之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也。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爲也。程子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於此著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無乎不在。而其理則著於人心。人仁。則禮樂之用與矣。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周之末世。其弊蓋如此。林放獨能以禮之本爲問。亦可謂得所問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

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以深示其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莅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憯矣。此春秋之所爲作。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也。謂神其聽之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辭氣不迫。而鬼神之理亦可得而推矣。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爲家臣之時。初有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爲之兆。而冉有蓋不能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己而觀德耳。揖讓而後升。去位而舉爵。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意蓋如此。然則其爭也君子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質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爲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感發吾之至意皆善爲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文謂典章獻謂故老之賢者杞宋在當時是二者皆有所不足故於稽考咨詢有闕焉則夫二代之禮聖人雖能言其意而度數節文之實蓋有不得而徵者矣無徵不信是以聖人或闕焉夫以聖人之生知而學至於前代制作之原固已默識而無餘矣然至於事爲之著必考文獻於故國有所不足又從而闕之其問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郯子及史之闕文皆是意也非惟至誠無息不自有其聖智而於制作之實文理密察又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者天子之大祭祫者諸侯之大祭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以祭位與時俱不稱則爲無是鬼神矣灌者求神之始夫子謂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既無是鬼神則其節文雖多亦妄而已或以爲於始祭

之時精意不至則其餘不足觀此意雖美然聖人不他言祭祀而獨以禘爲言以是知蓋爲魯設程子之說精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而對以不知者蓋聖人難於斥言之欲問者深思其故也夫禮者天之秩也禘之爲禮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所當然也天下萬事皆有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苟知禘之說則於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之易明亦曰循其理而已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如在謂祭其先如在者如其生存也祭神如神在謂天子祭百神諸侯祭其境內山川之類也如神在者如其神靈之接也此皆誠之不可揜也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不誠則無物也夫所謂神者天地其神之至歟以至於天地之開運行變化者與夫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者是皆神也天子有天下則得兼祭之諸侯有一國則得祭其境之望而已有是鬼神則有是禮樂皆誠之所存也非明於天地之性者曷足以究鬼神之情狀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者室神之主程子曰奧喻貴臣竈喻用事者此乃家人禱祠之言王孫賈舉以爲問其意則欲夫子媚於己也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胷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夫欲

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荅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監於夏商而制作。郁郁乎文哉。言其盛且備。不可以有加也。故聖人欲從周。若使聖人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然其間損益之宜。如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君子之射。以觀德行。習禮樂也。豈爲力哉。不主皮。言不以貫革爲主也。不以貫革爲主。則君子之所以爲射者。蓋可知矣。爲力不同科。大程子曰。言與爲力而射者不同科也。夫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執弓矢而禦侮、勞力者小人之事。君子之射。意不爲此。曰古之道也。言當時失此意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魯自文公。告朔之禮廢矣。餼羊雖存。子貢之意。以爲禮既廢矣。餼羊何爲。徒爲煩費而已。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聖人斯言傷時人不知事君之禮也曰盡禮則非有所加也適當其宜而已觀鄉黨所載與夫拜下之從則可見也盡禮而人以爲諂則時人之不知禮可知矣特曰人以爲諂也聖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含蓄如此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發此問蓋亦有所感發也聖人告之者乃君臣相與之常道雖帝王之世不越是矣使臣以禮如傳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類是也事君以忠無以有己有犯而無隱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則上下交而泰治興矣然在人君端本之道以禮使臣則羣臣得盡其忠不然懼賢者之日遠而小人之日親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鍾鼓樂之琴瑟友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辭義者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不咎

社各用其所宜之木而已。非有所取義也。哀公聞周人以栗之言。遽曰使民戰栗。蓋素有欲用刑威之心。故因言發見也。宰我於此。所當正義以捄其失。而曾莫之告也。無乃使之益安於其所趨乎。故夫子重言以責之。謂汝以爲成事而不說乎。以爲遂事而不諫乎。以爲既往而不咎乎。既非此三者。奈何而不告也。然而是三言者。後世人臣往往借以爲說。則亦不可以不辯。夫事既成而不可說。則當引去而不當尸其位也。君所專而不得諫。在下位則可。非爲大臣與任事者說也。既往固不可咎。然亦有當推咎者。所以使之革其舊而圖其新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氏急於功利而不知道義之趨。大抵其器小也。或者聞小器之言。則疑以爲儉。聞其三歸具官。則又疑其知禮。蓋當時習俗尊慕霸者。聞聖人之言而惑之也。聖人因其所疑。撫事以告。然所謂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固無非在器小之中也。學者深潛聖人之意。眞知夫管仲之果爲小也。而後知曾西畏子路而不爲管仲者矣。或曰聖人嘗大管仲之功矣。而小其器何也。聖人之言。抑揚高下。各有攸當。功雖大。亦何害其爲器之小乎。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故曰樂其可知也。翕如、始作而合也。純如、從之純一而和也。雖合而和。然高下清濁明白而不相奪倫也。故又曰皦如也。至於繹如也以成。則相繼而有餘也。先王之樂。其聲音之所爲至者。亦具此矣。玩夫此。則其制始終之序。亦可得而尋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封人蓋必有見於聖人容色辭氣之閒而發是言。門人有取云耳。言二三子何患於夫子之不得時與位乎。天下無道之久。天固將使夫子振斯文以覺方來也。蓋封人知文之在茲。是乃天意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舜紹堯之緒。從容揖遜而有天下。武王翦紂之暴。一戎衣而有天下。雖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然征伐之事。聖人豈所欲哉。有所不得已焉耳。蓋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所爲憂樂亦異。故其見於樂之聲容者。亦不容無不同者焉。是則韶武之俱爲盡美者。聖人之心一也。武之未得爲盡善者。時與事之不同也。故成湯有予有慙德之言。蓋以爲不幸所值之時如此。有慙於舜禹之事也。嗟乎。是武王之心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之主於寬。與禮之主於敬、喪之主於哀同。蓋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尙何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

里仁篇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居以親仁爲美。而所自處其可不擇而處仁乎。不知擇。是不知也。故孟子因擇術之論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君子之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安於理而已。不仁者。勉强而暫處。則有之。若差久焉。則移於約樂而無所不至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者。其心純一。不待勉强而無不在是也。利仁者。知仁之美。擇而爲之。故曰利也。上蔡謝氏曰。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顔閔以上。去聖人不遠者。不知此味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善而惡惡者。性也。凡人之好惡。每以己加焉而失其正。惟仁者爲能克己。故能好人。能惡人。莫非天

下之公理而已。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之長。存乎此。何惡之有。惟其有不存焉。則流於不善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蓋正而獲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不正而詘者。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貧賤者也。然世蓋有反是而富貴貧賤者矣。所謂不以其道也。惟君子則審其在己。不爲欲惡所遷。故枉道而可得富貴。己則守其義而不處。在己者正矣。不幸而得貧賤。己則安於命而不去。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一本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此人情所同。然不以其道得處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豈君子欲惡之情有異於人哉。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去。蓋其欲惡有甚於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蓋仁者。人之道而善之長。未有舍是而可他求者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

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仁非深造者不能。故曰無以尙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是亦爲仁者也。知惡不仁。則知勉於仁矣。不使不仁之事加見於其身。蓋知惡而遏止之也。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用力於仁。無力不足之患。人皆有是道也。病不求耳。豈患力不足哉。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用力於仁者。豈可謂天下無之乎。特未之見耳。所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復抑揚。可謂宏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君子之過於厚。過於愛。雖曰過也。然觀其過。而其心之不遠者可知矣。若小人之過。則失於薄。傷於忍。夫所謂薄與忍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而其失至此。則其所陷溺者亦可知矣。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爲萬物之靈。其虛明知覺之心。可以通夫天地之理。故惟人可以聞道。人而聞道。則是不虛爲人也。故曰夕死可矣。然而所謂聞道者。實然之理。自得於心也。非涵養體察之功精深切至。則焉能然。蓋異乎異端驚怪恍惚之論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學道者以務實反本爲要。恥惡衣惡食者。其心何如哉。外馳如此。雖曰志於道。豈足與議道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人之正路也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焉義者存於中而形於外者也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猶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焉者也孟子言學者之用功而此言君子之存心耳或曰異端無適無莫矣而不知義之比此其所以異於吾儒蓋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之故也蓋未有不墮於一偏者若果能無適無莫則所謂義者蓋森然自得於物則之中矣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小人趣向之異故所懷不同大抵公私之分而已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懷土懷惠苟安務得之私意也然則在上者當顯其爲比之道德刑之明則君子懷之而天下莫不歸往矣不然區區求小人之比已而仁賢不歸心豈能致治哉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放於利而行者凡事每求便利於己也怨由不得其欲而生彼雖每求便利而事亦豈能盡利於己哉不得其欲則怨矣其胷次擾擾無須臾以寧也若夫君子正己而已無所求利故無不足而奚怨之萌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所以哂季路然則能以禮讓固爲國之本蓋和順輯睦之所由興也不能以禮讓則其爲國也將如禮何謂禮雖在天下其將如之何哉是亦無以爲國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皆爲己者之事也立者所以立其身也可知者實之在己者也若有患其位與人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皆爲己者之事也立者所以立其身也可知者實之在己者也若有患其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爲徇於外矣不患無位而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而求爲可知則君子爲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道無不該也而有隱顯本末內外之致焉程子所謂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毫末皆一貫也若隱顯本末內外之致泯然莫別則所謂一以貫之者亦何所施哉夫子之告曾子當其可也曾子蓋默識之矣故答門人之問獨舉忠恕爲言可以見曾子自得之深也夫忠爲體恕爲用實有是體則實有是用用之周乎物是其體之流行發見而已體用一源故也此豈非一貫之妙歟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所稱夫子忠恕是已賢者求盡乎此人之道也子思所稱忠恕是已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謂通達其趣也蓋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小人則求以自便其私而已其所趣所行久且熟也能

無喻乎喻。則好篤而不可反矣。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蓋莫非爲己而已。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事親者心存乎其親。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體之精矣。故幾微所形。必得於心。諫於其未著。爲易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河東侯氏曰。加誠敬而不違其幾諫之初心。蓋積其誠意如此。勞而不怨。竭力而不弛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以親之心爲心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解見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强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以行不逮言爲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出。則其勉於躬行者力。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而

行有弗篤則趨於薄也故言古之學者蓋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其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由必有而然事君而必君之信己與朋友交而必交情之固是皆爲私意之所加而數之所由生也推此可見彼旣厭而數不止能無辱與疏乎

癸巳論語解卷第三

公冶長篇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陸音、紲、息列反、今本作絏。

門人記此、以見聖人取人託子之道。南容之行固高於公冶長。然公冶長雖在縲紲而非其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己之子、兄之子、何以異其配也。或以其材。或以其時焉耳。爲避嫌之論者、是以私意觀聖人者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意者子賤資質成就君子人也。夫子謂使魯無君子、則子賤亦何所取法而若是乎。此非特歎魯國之多賢。蓋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終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卽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之所以焉用者以其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因其有才辨而流入於不善也若不知其仁則焉用佞蓋在仁者則發而中節佞與不佞何足以言之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夫子使漆雕開仕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胸中一毫有未盡不可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爲如何哉則其所至蓋未可量也故子說然則學者自謂能信者其未知用其力者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乘桴浮海歎道之不行也從我者其由與以子路之勇於爲也然夫子豈輕去中國而勇往者哉子路聞之而喜則以爲夫子之必往也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程子謂材與裁通用夫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度也先後之間辭氣抑揚而理亦無不盡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仁難言也而孟武伯遽問子路之仁若以爲未仁則子路蓋進於此者若以爲仁則仁之義通上下而言語其全雖聖人不敢居也故但告以不知也武伯可以深思自省矣武伯復有問而併及於求與赤

則各舉其所能者告之。夫可使治賦。可使爲宰。可使與賓客言。非是心之存者不能然也。就此上觀其仁。則可語仁之成名則難也。故又曰不知其仁也。學者反復玩味知仁之難言如是。則致知力行終吾身焉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問賜也何如。欲因師言以自省也。夫子謂女與回也孰愈。使之反己而自省也。當時師弟子間所以相與者蓋如此。聞一知十。聞其端而究其極也。聞一知二。告往而知來者。夫聞一知十。豈特顏子天資之絕人哉。蓋學問涵養至此也。子貢知其不敢望回。是亦其達也。夫子因其自知。從而勉之曰。吾與女弗如也。程子曰。聖人豈有所不及者哉。所以勉子貢進學也。一本云。夫子既然其言。又稱之曰。吾與女弗如也。與其弗如也之言。所以長其善而勉其所未及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平聲。下同。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昏惰而溺志。夫子以其質之不美也。故以朽木糞牆爲喻。而責之特深。蓋害道莫此爲甚也。聽言而信行。蓋聖人之聽言固異乎人之聽言也。然又將觀行焉。則益精矣。謝氏曰。聖人之道。雖得於生知。而亦有待於更事之多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能自克之謂剛蓋莫難制者人欲也爲慾所牽志不立矣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爲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有勿辭勿者禁止之意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卽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公平物我一視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强恕而抑其躐等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謂著於言辭者夫子之文章人人可得而聞也至於性與天道則非聞見之所可及其惟潛泳積習之久而有以自得之自得之則性與天道亦豈外乎文章哉曰性又曰天道者兼天人性命之蘊而言之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有所聞而實未副一本作而行之未逮勇者之所恥也惟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季路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强力之意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聖人制謚其法非一端蓋取人之周也故經天緯地謂之文而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子貢疑孔文子不

足以當此謚而不知所取各有義其善不可沒而其不足者自不可揜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此四者爲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亦多矣子產有此四者而已他固未盡得也聖人與人爲善故特舉其所長焉行己恭謹重而不侮也事上敬忠實而不欺也養民惠以慈愛溺養之也使民義役之以時用之不私也子產養民惠使民義矣而孟子猶謂不知爲政則所謂政者蓋有在矣

子曰晏平伯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一本云以平仲行乎國政之久而其見稱於聖人者獨善交一事則其餘無取焉亦可見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則其昧於理孰大於是蓋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上言。只可謂之清忠也。而子張遽以仁爲問。是未能究夫仁者之心也。曰、未知焉得仁。言未知其他據此事言之。不得謂之仁也。若知微子箕子比干之所以稱三仁。則知二子之事。只可以爲清忠。而不可謂之仁矣。一本云。仁者之爲。亦有時可以謂之忠清。然指人一忠一清事便以爲仁。則不可。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思至於再。則事之是非可否可見矣。過是而猶有思焉。則是爲計較利害而非誠其思者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發舒才智爲易。收斂才智爲難。非約以自守而不役於外者。不能然也。曰其愚不可及也。謂人所難也。然而猶有知愚之心也。其與用則行、舍則藏者。意味相去有閒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聖人道不行於當時。故退而明諸書以私淑諸人。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所謂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也。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揜。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

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閒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閒。則其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之言。則庶幾可以得之矣。怨是用希者。己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己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爲。有纖毫之枉。則害於直矣。意者時人以微生高爲直。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是皆常人之所忽而不以爲恥者。惟君子學以爲己。不忍須臾自欺。故以爲恥。觀諸此。則丘明之爲人可知矣。言己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爲得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而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事物物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則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然而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聖賢之分固宜爾。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季路之事亦未宜忽也。要當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途。則夫顏子之事可以馴致。不然。慕高遠而不

屑卑近。將終身無所進益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人惟安於所偏。狃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知其爲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蓋多矣。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徙舊而新是圖。若是。則進於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忠信者、質之美。蓋以實而不欺者也。聖人不居生知。所以勉人以學也。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有長人之德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之爲可也。而取其簡。仲弓於此遂發居敬居簡之論。可謂善領聖人之意矣。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迫。其所行自簡也。若夫居簡。則是以簡之一字橫在胸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故仲弓以爲太簡。而程子謂多却一簡字者是也。如是而曰行簡是

爲疎略而已夫豈簡之得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怒之所以遷者。以其起怒於己也。於己起怒。故溢於氣。發於辭。橫於胸中而不能化。移於他物而莫之止。君子非無怒。怒其逆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付形。各適其可。已何預乎。然則奚遷之有。凡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爲過之根者不除也。不知懲改者。固不足問。就有能見其過而遏之之心。一或有懈。則其端復乘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未慊。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形。無纖介之滯。其化也。如日之銷冰。然則奚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己復禮。心不違仁者之事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然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此爲標的乎。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也。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粟。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評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

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言用人不當以世類而棄也。犁牛之子而騂其色。是能變其氣類。且當其可用之時。雖欲不用之於郊。而山川之祀亦豈得而廢之乎。言其不得不用也。聖人之取人廣大無方如此。以此語仲弓。意者仲弓取人之方或未廣歟。觀其問政。聞舉賢才之言。則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與夫子所謂舉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其廣狹固可知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心不違仁。私欲不萌。天理常存也。三月、言其久且熟也。而猶有不違焉。未若聖人之純乎天也。顏子之所以爲未化者。正在此耳。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有間矣。然亦見道明而用力堅者。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章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果則有斷。斷於義也。達則不滯。通於理也。藝則善裁。不失序也。此豈獨天資之美哉。蓋亦學力所致。因其質而有所成就焉耳。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顏閔曾子不仕於當時。蓋易之潛龍。而孟子所謂天民之事也。方是時行道濟世。則孔子之任。若三子者雖列國之諸侯有不得而祿仕之也。而況季氏得以臣之乎。門人記閔子之事於季康子問由賜冉求之後。則其相去亦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孟子所謂立乎巖牆之下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顏子之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而有君子小人之分者固不越乎爲己與爲人也小人爲其所見之小耳區區以爲人爲心不亦小乎以此告子夏者懼其既博於文而未能反約也然此亦子夏初年時耳孔門弟子之進於學固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問答語言抑揚之間要須詳味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爲宰而夫子以得人爲問此政之先務也後之爲政者蓋鮮知此義矣行不由徑則所趨無欲速見利之意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不苟徇於私情然則斯人之存心可謂正矣子游亦善觀人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之時也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又且自掩其功其中心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必有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

事而不由於道乎。道雖不可離如此。然人之違之者亦多矣。人雖自違之。而道亦未嘗離也。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顚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質偏勝。則事理不得其中。故必以彬彬爲貴也。彬彬者。內外相濟之意。非涵養深厚者莫能然也。夫有質而後有文。質者本也。然質之勝。則失於疎略而無序。故當修勉而進其文。是則文者所以行其質也。若文或勝焉。則失於繁冗而沒實。故當敦篤而反其質。是則質者所以約其文也。此道問學以進於君子者也。雖然。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爲府史之史。無亦寧爲野人之野乎。亦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游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則其生也。特幸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用功之篤也。至於樂之。則工夫至到而有以自得矣。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之者也。樂者、食之而飽者也。知之而後能好之。好之而後能樂之。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以其氣質言也聖人之教各因其才而篤焉以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高且遠者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躐等豈徒無益其反害者有矣故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之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然而聖人之言本末備具雖自其卑與近者告之而其至理亦豈外乎是特其爲教循循有序至於思之明柔之强則中人以下之質蓋亦有可得而變者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之義百姓所公共之義如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敬鬼神而不能遠是惑而已遠而不敬是忽而已敬而能遠而後爲得二者皆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其難而後其獲也勉爲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蘄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无妄之六二不耕穫不菑畬而彖曰未富也蓋此義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自當時觀之。則齊强而魯弱矣。聖人觀人之國。蓋不如此。齊自管仲相桓公。急於功利。先王之法。廢革殆盡矣。魯雖不能舉行先王之法。然其法猶在。未至若齊之變亂也。齊一變而至於魯。謂當易其功利之爲而反之正也。魯一變而至於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味聖人之意。則知所以爲國之道。在此而不在乎彼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而失所以爲觚之制。其得謂之觚乎。故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故凡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以失其則故也。至於人生於天地之中。其所以名爲人者。以天之降衷善無不備也。失其所以爲人之道。則雖名爲人也。而實何如哉。聖人重歎於觚。意蓋深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患難有所不恤也。夫子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蓋其可逝可欺者。惻隱之心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心與理一一作理不可昧。故也。於此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於文。廣聞見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操履不實。亦豈得不違畔乎。

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學者必弗畔而後可以有進。若顏子所謂博文約禮。則異乎是。言蓋有輕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當時過衞國者。必見寡小君。衞人以爲請。則烏得而不見。子路以夫子之見强而出於不得已也。故不悅。夫子則謂吾道之否。如是天實厭吾道。則何慍乎。此樂天者之事也。若使道之將行。夫子聽衞國之政。則所以正君而定國者必有道矣。而不得位以行焉。則其在衞國也而見小君。庸得已乎。此非天而何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德合於中庸。則至當而無以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汩於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是德久矣。夫子蓋歎之也。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濟衆之義。固大而不當。以此言仁也。聖亦仁之成名耳。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告之以博施濟衆之爲大。而又語之以仁焉。夫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人惟有己則有私。故物我坐隔、而昧夫本然之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於己而譬。所以化私欲而存公理也。

然便以此爲仁則未可。此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至於仁焉。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聖人之示人至矣。一本云。博施濟衆之義固大。然博施濟衆特以見夫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爲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則知以博施濟衆言仁者。其亦汎而無統矣。

癸巳論語解卷第四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而不作有所傳述而不自作也信而好古言信古而好之也竊比於我老彭老彭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也聖人之發斯言欲使學者稽古務實而不敢苟作也夫以聖人之德之至而其辭氣遜讓溫厚如此學者所宜反復誦味而不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己成物之無息也何有於我哉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於文義爲順蓋聖人常指而示之近使學者能於此求聖人於此學聖人則亦可以有得矣然而是三言者其本在於默而識之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象億度驚怪恍惚而曰吾默識矣不知聖門實學貴於履踐隱微之際無非眞實蓋所謂存乎德行者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聖人言以是爲憂所以深勉學者也夫德不修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乎善聞義不能徙則

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爲學之要。不越乎修德講學徙義遷善而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門人可謂善觀聖人矣。方燕居之際。在衆人易以怠惰。若君子則不至於惰。然未免於執持。未免於執持。其能申申夭夭乎。申申、和樂中正也。夭夭、溫裕安舒也。一本云。申申。舒泰也。夭夭。和洽也。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無往而不在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方夫子盛時。庶幾道之將行。以周公之事業措之天下。雖夢寐間亦思存周公之爲而若見其人也。至於既老而力衰。知道之終不可行也。故曰久矣不復夢見焉。若以爲聖人思念周公而見其儀容於夢。則是有所滯而不化。且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焉。亦甚非聖人之心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游泳於道。履踐於德。體切於仁。游涉於藝。藝者亦以養吾德性而已。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修、始見禮也。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焉。人皆可爲聖賢。聖人未嘗拒其進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顏色悱則見於辭氣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龍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其行也豈有意行之而其舍也亦豈有意於藏之因時用舍而道有行藏惟顏子幾於化故足以與此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仲由自負其勇不避禍害謂夫子有三軍之事惟己可與故以爲言夫子因其病而拯之以爲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窒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若徒以暴虎馮河爲勇則是輕犯禍害非君子之所貴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强也謂命有定而不可强雖賢於僥幸而冒昧者然在聖賢之分則未足道也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以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雖執鞭之士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者義而命蓋有不必言者矣

子之所愼齊戰疾

事神莫嚴於齊用人莫重於戰養身莫切於疾故尤致其愼焉夫子未嘗親夫戰陳之事也而門人知其所愼者以其平日所言而知其重之也味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語則亦可見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韶之盡善盡美聖人聞之有所深感於其中蓋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然至於三月之久猶忘味焉則幾於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爲音字聖人之心不如是其固也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叔齊之讓伯夷以爲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爲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衞輒之事國人論之以爲蒯聵既得罪於先

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聵、可也。曾不知蒯聵、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而國其可一日立乎。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爲問。方是時。夫子在衞。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爲辭者矣。中有所悔慕。皆謂之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悔於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謀國之宜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疏飲水而樂之。在其中者亦莫不然。然則其於外物也何有。故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浮雲耳。苟義所當居。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一本云。濂溪周子嘗令學者尋顏子仲尼所樂何事。此不可以想象推尋也。惟用力於克己。是乃求之之道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子未贊易之前。易書殽亂。傳者失其旨。五十以學易者。夫子之意。謂今有所未暇。加數年而後可修也。程子曰。如八索之類皆過也。云學云大過者。皆謙辭也。雖然。自夫子贊易。而易道始備。垂於萬世而不過也。而後之學者或泥於象數。而其義復以不明。善乎程子之言曰。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由辭以求易。而明夫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者。則庶幾聖人學易之旨可得而求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夫子常教人者詩書執禮也執禮者人所執行之禮所謂曲禮者也以此三者教人使之涵泳踐履循循有序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他得哉在學者用工何如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卽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蓋嘗自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獨不如已之好學而今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夫子蓋生而知之者而未嘗居焉使人知聖由學而可至也然生而好學則是其所爲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雖然就此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

事則未嘗言之也。門人記聖人之所雅言與夫所不語者而垂教焉。抑可謂察之精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人之善不善也而皆我師焉。古人之學。無非爲己而已。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有不善焉。亦莫非吾師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蓋進善無窮之意。非若老氏以不善人爲資而利之也。夫有利之之心。則是已自陷於不善也。毫釐之差。君子謹諸。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於予。言天命德於己也。天命德於己。桓魋其如之何。使不幸而不免於難。亦天也。桓魋其亦如之何哉。雖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之生斯人。無不具德於其性也。人則自息之耳。惟聖人爲能全夫天之所命。曰天生德於予。而所爲與天理無閒者亦自可見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夫子之道猶天然。門弟子學焉而莫及。則疑以爲有隱。夫子從容告之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蓋道無不在聖人。何隱乎爾。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苟能體之自近而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毫髮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聖人之教人。不越乎是四者。學文則知廣。敦行則身修。忠信則德進。學者勉於是。則內外交益。日有所

進而月有所將也。忠信本一事而謂之四教者。忠則實諸己。信則篤諸人。在學者之成身當以爲兩事而並勉也。文居其首者。教以博文爲先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恆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恆者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虛而以爲盈。在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浮虛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恆乎。未能有恆。況可言學乎。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聖人愛物之心也。釣而不綱。不欲盡物也。弋不射宿。不忍乘危也。於此亦可玩味聖人之仁心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此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之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取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取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者、歌詩也。於其歌之善也。使反之而後和。非獨與人爲善也。反復抑揚。至於再三。則所以感人者益

深矣。是亦所以長其善也與。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言文吾無不與人同者。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既其文而務孚其實也。夫所謂文者。威儀藝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實。則在夫縝密篤至。存乎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顏閔之徒所以獨出於衆人者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爲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仁道者。聖人也。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之無疆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之達。獨舉誄以爲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爲。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儉皆爲失中。奢則不孫。爲其矜夸也。儉則固。爲其拘執也。雖然。固之爲病。特未能趨於中耳。而其所

爲自守者猶近本焉。至於不孫之爲害。則馳騖畔散。惡之所由起也。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爲儉而已也。蓋使之知夫奢之爲害之甚而儉猶可取。則庶有得於務本趨約之意云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和順充積。則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然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理者。其貌必恭。然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爲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門人形容至此。亦可謂善學矣。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爲。不亦冒先王之大禁歟。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爲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爲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達權樂天者。其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

稱。而聖人獨知其爲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夫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而已。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毫末於此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恭、愼、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爲之本。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其節之存乎人心者也。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愼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然則其弊如此。其貴於恭愼勇直者何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君子、謂在上者也。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故舊不遺而民不偸。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有以示之。斯感而應矣。夫上之人所爲若是者。非爲欲以動民而爲之也。敦篤於吾之所當爲。而其應自爾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簀之意同。蓋安死順生。純是義理也。啓手足之義。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敬而無失。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夫以形體言之。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舉其顯而隱者可知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所貴乎道者三事謂其動容貌而能循於法則也正顏色而根於誠實也出辭氣而不悖於倫理也此三者豈可驟爲而强致哉必也平日莊敬篤實涵養有素而後其發見乃能如此此所貴夫道也若此則禮之本既立矣至於刑名度數之事則付之有司使任職焉可也蓋本既立則末無不舉矣意者孟敬子務詳於末而未知其本故歟一本云或曰此與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意同乎曰有異哉夫子之言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曾子之言存於中而以正其外者也學者當識內外交正之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樂善而無厭也有若無實若虛有善而不居也犯而不校不動於血氣而安於理也非心不違仁者其能之乎嘗從事於斯者蓋顏子由克己以至於無我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與夫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剛毅篤實者其能之乎曰君子人與疑辭也君子人也斷辭也言其人雖未盡君子之道而節操若是可以謂之君子乎蓋謂之君子則可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有寬廓之意毅有特立之意弘與毅相須者也士之所任者重而其道遠非弘毅則何以勝其重而

致其遠乎。所爲任之重者。以仁爲己任故也。仁者人之道。爲士者求所以盡人之道。其任重矣。然所爲仁者。其道蓋無窮。非可以易進而速成也。用力以終吾身焉。顧所至何如耳。然則非弘毅其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性情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所據之實地。學禮而後有所立也。此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可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言聖人能使民由是道而不能使民知之也。凡聖人設教。皆使民之由之也。聖人非不欲民之知之。然知之係乎其人。聖人有不能與。故曰不可使知之。然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在其中矣。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未有不由而能知之者也。然則孟子所載放勳之言、曰使自得之者。與此異乎。無以異也。蓋曰自得。則亦係乎彼而已。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則果於爲。如是而疾貧。能無爲亂乎。不仁之人。疾之過甚。無所容身。能無爲亂乎。此二者。在上者不可以不知也。先王有以厚民之生。使其有勇者不至於疾貧。有以養其不才。使其不仁者不至於無所容。斯已亂之道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爲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爲哉。蓋驕者氣盈。挾其有也。吝者氣歉。懷不足也。害德者固多端。而二者其總目也。蓋徇於血氣者。不失之盈則失之歉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焉。善者、實也。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善之難得也如此。然則可不孜孜以自强乎。爲仁由己。勉而不舍。自有所至。固不可以預期歲月而逆計所成也。勉人勉學者之意深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章言士之自處當如是。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篤信好學。而後能守死善道。蓋非見善之明。則其能守之而不易乎。危邦不入者。不入其國也。亂邦不居者。雖在其國而可去之也。有道則見。道可行之時也。貧賤則可恥。以其無可行之實故也。無道而隱。道不可行之時也。富貴則可恥。以其屈己而喪道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止其分也。謀其政云者。己往謀之也。若有從吾謀者。則有時而亦可以告之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者進取侗者未有知悾悾者拘執然是三者有可以進學之理蓋進取者不爲枉曲而直可取也未有知者不敢自以爲能而愿可取也拘執者不敢食其言而信可取也由是而教行焉則可救其所短而進之於道若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則又巧僞生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而去焉無爲足望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者當常懷不及之心懷不及之心猶恐夫心之或放也況於自是自恕者乎以一善自居以一知自喜自足者也今日不爲曰姑待明日小事放過曰爲其大者自恕者也此皆人欲所由長而本心所由失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舜禹之有天下豈有一毫與乎其間哉天與之人與之耳天與之人與之舜禹順乎天人之心而履乎其位於我何加哉此其德所以爲巍巍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

文章。

此章言帝堯君道之大也。天下之巍巍崇高者。莫若天之爲天也。而堯法則之。曰則之。則無一毫不與天相似矣。堯之道蕩蕩廣大。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故民無得而名。民雖無得而名。然巍巍之成功。煥乎之文章不可揜也。蓋其功業文章。乃其道之顯見者也。其至賾者不可得而窺。而其至顯者不可得而隱。天之道然也。聖人之道然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此所謂才者。言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者也。如左氏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舜之五臣。武王之十亂。皆相與共成天下之治者。非但可任一職而已也。邑姜助成正家之事。而天下治焉。亦婦人之有聖德者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也。武王之初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不但曰文王也。蓋紂未爲獨夫。文武固率天下以事紂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歸往如此。而翼翼小心。以盡其臣子之恭。非德合中庸者其能之乎。故稱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

禹之有天下.無所與於己.故飲食則菲.衣服則惡.宮室則卑.所欲不存焉.而於事神之際則盡其誠.於朝廷之禮則盡其敬.於保民之事則盡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惟其不存於彼.故能克盡於此.再言其無間者.言其無可得而議如此也.此與惡旨酒而好善言之意同.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癸巳論語解卷第五

子罕篇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子之言、明其義之所當然耳。義所當然、則亦無不利者。夫子特罕言之也。至於命與仁、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是理。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何如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之也。謂之罕亦可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徧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若善觀聖人、則於此亦可以得之。不然、則愈失之也。其言則謙而不居。其意則完備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聖人於斯世、豈有意於從違哉。皆道之所在焉耳。於其儉、則不嫌於從俗。於其泰、則不避於違衆。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聖人豈獨無意哉。蓋發於心者莫非實理。無一毫私意也。若有所作爲、皆私意耳。必者、必欲其然也。固

者、執而不化也。我者、有已也。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必則期於事之前、而固則凝於事之後也。毋字與無通。夫子之於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絕云者。無之甚也。然四者之病。始於意而成於我。故大學之道。必在於誠其意。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聖人以斯文爲己任也。己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卽斯文之所在也。方夫子畏於匡之時。所謂易詩書春秋。皆未討論也。故以爲天之將喪斯文。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夫使後死者而果不得與於斯文。則其不免於難、亦非匡人之所能爲也。汲郡呂氏曰。畏者、有戒心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見夫子多能。而疑其聖者在此。故云然。子貢則謂夫子蓋天命以大聖之質。多能特其餘耳。夫子聞之。恐太宰謂聖必待多能。則甚有害也。故謙以自居。其意則欲太宰知夫多能雖不害其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在多能也。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謂不試於事業。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夫子之言於此。申前章之意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章之意。亦恐學者以聖道爲高遠而聖人爲有隱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爾以爲吾有餘知乎。蓋無餘知也。凡所以告二三子者無不盡矣。雖使鄙夫持空空之質而問。所以告之者。亦未嘗不就其兩端而無不盡者焉。蓋語近而其遠者未嘗不具焉。語卑而其高者未嘗不存焉。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而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體之何如耳。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非必鳳至圖出而後爲至治之世。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斯言。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爲能有常而無失也。於齊衰。哀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天下之綱要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仰之彌高。愈探而愈覺無窮也。鑽之彌堅。愈進而愈覺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

之。蓋得其中爲難也。非工夫深至者。其能發是言乎。雖然。其高未易攀也。其堅未易入也。聖人之中未易可得也。而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其所爲循循善誘者。不過博文約禮而已。博文者。使之集衆義於見聞之間也。約禮者。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也。一作博聞。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博而約。學之大端不越是矣。惟夫子循循善誘如此。故使我欲罷不能焉。蓋自不能以己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之卓爾。必曰如有。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卓爾者。其聖人之中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己雖見是而不能遂止於是。蓋誠者天之道。由誠之而進。非大而化不能以與此。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爲也。此顏子之所以喟然歎歟。反復誦味此章。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路欲爲臣之意。以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以任其喪事。蓋不爲過意欲尊其師也。不知方是時夫子退而閒處。無家臣之時也。因疾之病而强爲之。是欺而已。理不應有而强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者。蓋意有毫釐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耳。故君子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藏不售也。夫子則以君子豈不欲用於世乎。其不輕售者。待其可耳。子貢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則已心先動矣。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喻。則以爲眞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充盡。則聖人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無息之體也。自天地日月以至於一草木之微。其生道何莫不然。體無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强不息。所以體之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與之非二體矣。川流蓋其著見易察者。故因以明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德因人之秉彝而目之於色。亦出於性也。然此則溺其流而不止。彼則汨其情而不察。是何歟。則以夫物其性故耳。故君子性其性而衆人物其性。性其性者。天則之所存也。物其性者。人欲之所亂也。若好德如好色。則天則存而人欲遏。性情得其正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雖覆一簣。然進則不可量。雖餘一簣。然止則無所望。學以成德爲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人乎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若以不惰爲專心致志。則其他門人高弟亦能然。何獨回也。所謂語之而不惰者。謂不惰其言也。蓋顏子聞夫子之言。默識心通。躬行實踐。是夫子之言昭明發見於顏子日用中也。此之謂不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稱之之辭也。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爲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顏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與。橫渠張子曰。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乎未見其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主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或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猶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亦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之言。明義而正告之也。如孔子對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是已。巽與之言。委曲而開導之也。如孟子告齊宣王。是心足以王矣之類。是已。自非肆於惡而無所忌憚者。其聞法語之言也。能無面從乎。其聞巽與之言也。能無說於心乎。然而聞善者。將以善其身也。於法言則當佩服躬行。而改其未合者。於巽言則當紬繹思慮。而究其所以然者。若是。斯有以善其身矣。苟惟心說而不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己哉。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成都范氏曰如此類皆夫子所常言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有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蓋人惟有己而有物有物故有忮有己故有求不忮不求則私欲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善子路聞夫子之言以爲道如是足矣遂有終身誦之之意夫不忮不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爲善矣蓋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至於聖不可知皆由道而進也苟終身誦夫不忮不求而已則亦不過於利仁者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

知其自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三者天下之達德。君子之所以成身也。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守己固也。然固有不惑不懼而其樂未充者。涵養其德性未至也。不憂其深矣乎。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志於正而不他。然後可與共學。而由其序。然後可與適道。有諸己。然後可與立。充實積久。理明義精。然後可與權。事事物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之當然。不可過而不可不及者也。毫釐之差。則失之矣。何以取中而不失乎。所以貴於能權也。權者。權其輕重而適其平之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中也。或者不知權之所以爲中。乃指爲反經合道。夫經者。道之所以爲常也。權者。所以權其變而求合夫經也。既反經矣。尙何道之合乎。以至於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誅。蓋亦如夫夏葛冬裘。飢食渴飮。當其可而已。非理明義精。疇足以識之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夫子所刪去之詩。亦非今所存唐棣篇中語也。其意則以爲唐棣之華。則翩其反矣。非不爾思。而室則遠矣。夫子謂道非遠人。特未之思耳。以詩語之未安也。故刪而不取。詳味夫子斯言。辭則抑揚。意蓋無窮也。夫道以爲易知乎。則精微之際。未易可擇也。以爲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曰易則

學者將忽而不克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知進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顯微之幾循求之序亦涵蓄而備盡矣

鄉黨篇

此篇所記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汎而無進德之地也故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爲可以馴致矣眞善學聖人者哉百世之下讀是篇者亦可以知所用力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順之貌似不能言者自卑而先人也信順而貴讓處鄉黨之道則當然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便言於事敬肅也言惟謹於言簡嚴也在宗廟朝廷則當然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

河東侯氏曰闇闇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敬一也闇闇侃侃上下之交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楊氏曰踧踖不敢寧處也張子曰與與容色不忘向君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色勃如者。變色也。足躩如者。改容也。承君命而起敬也。揖所與立。左右手。順所向也。衣前後襜如。左右手而衣亦隨之合節也。趨進翼如。如翼之張也。賓退必復命者。敬終其事而紓君敬也。此皆爲擯相之時容節然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非必君之在焉也。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行不履閾。非獨入公門爲然。特於此記之耳。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亦君不在焉之時也。其言似不足者。雖在君虛位之前與人言。亦不敢少舒也。夫君不在焉而莊敬也如此。則其事君之誠可知矣。若以爲虛位而不之起敬。則履霜堅冰所致有不可勝言者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摳衣而升公堂。則容改矣。屛氣如無息。心莊而氣肅也。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位踧踖。始終以敬也。自攝齊升堂以下。升而有事於公堂之節也。自出降一等以下。降歸其班列之節也。此君在之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執圭鞠躬如不勝。敬其事。若不克也。上則如揖。下則如授。升降之容也。勃如戰色。戒懼也。足蹜蹜如有

循。不舉足而曳踵也。此皆以重圭之故也。大夫聘於他國。則執圭。享禮有容色。程子曰。享燕之時。一於莊則情不通。此既聘而享之時也。私覿愉愉如也。既享而私覿。則又和悅矣。自其在宗廟朝廷以下。皆孔子爲大夫時出入起居之節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紺、齊服。緅、練服。不以飾別嫌疑。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君子無時不居正也。范氏曰。言君子則不獨夫子。凡君子皆當然。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

袗、單也。表而出之。孔氏曰。加上衣也。蓋嫌其見體耳。一衣服之間。莫不有義存焉。豈苟云乎哉。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內外以稱也。君子惡夫不稱也。

褻裘長。短右袂。

孔氏曰。裘長主溫。袂短便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程子曰。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

狐貉之厚以居。

尹氏曰、居家居也。家居取其適於溫而已。若夫接賓客之際。固不可去喪無所不佩。

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楊氏曰。佩非特玉而已。蓋若觿礪之類皆佩焉。非帷裳必殺之。

楊氏曰。裳亦有殺。惟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然。則不殺。蓋朝祭之服。義取於正幅而已。其他固當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

弔必變服。稱其情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程子曰。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爲臣之恭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明衣布。孔氏曰。沐浴衣也。此正與必有寢衣義同。必有寢衣合在此句下。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遑寧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或曰。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蓋聖人於飲食非有所擇也。苟非如下所云不

食之類。則食無精粗皆可以飽耳。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饐、傷濕也。餲、味變也。餒、潰而耗也。敗、渝而壞也。色惡、非其本色也。臭惡、失其芬香之正也。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非食時也。割不正、解牲之不以其制也。不得其醬、調味之不以其宜也。割不正、疑是謂燕享之時耳。夫飢而食。天之理也。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意於此哉。而有所不食者。亦以其理之所未安耳。蓋從容乎天則如此。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食以五穀爲主。肉氣不可使勝穀。養生之道則然也。彼徇於味者。則豈是之思哉。飲酒隨其多寡之分。主於不及亂而已。程子曰。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洽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謝氏曰。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食不去薑。辛甘皆所以養。亦不可闕也。不多食。食以節也。聖人衛生之嚴如此。非私其身也。蓋無乎不盡其道而已。在他人非慢易以輕身。則取利以自私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褻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一本云。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之意也。

食不語。寢不言。

先儒謂直言曰言。答述曰語。專一於寢食。非言語時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必祭先農。菜必祭先圃。蓋報本之義。故物雖粗薄。而於其祭也。必亦致其嚴肅焉。誠之所存。非徒然也。

席不正不坐。

正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舉此一端。他皆然耳。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少而從長。順也。舉此一端。餘可見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禮之有儺。所以驅攘癘氣。有是理。故有是事也。朝服而立於阼階。敬其事。且以存室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誠於其所問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而不敢嘗。謹疾也。不以告。則害於直。故敬受而直告之。於此一事之閒而得三善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仁民愛物。固有聞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敬君之賜也。正席而嘗。以示變也。用之祖考。示不敢易也。楊氏曰。食則或恐餕餘。故不敢祭。惟腥乃可熟而薦也。生則畜之。以待有事。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程子曰。恐君之客己也。蓋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己卽先飯。如爲君嘗食然。恐君之客己而不敢當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雖不興。不忘恭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孟子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若非當仕而以其官召之。則君之召也。固當度義而行。度義而行。乃所爲敬君而不敢欺也。

入太廟。每事問。

解已見上。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則其責在朋友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與己敵。其通有無。蓋常義也。故其饋雖多。可以無拜。於祭肉則拜之。重其先也。

寢不尸居不容。

寢不尸體不肆也。居不容。安舒而已。非惰也。一本有門人之察聖人。其詳至於寢處之際無不盡者。昔人之學。固如此哉。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與之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此車中之容。哀有喪。重民數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不虛其禮意也。

迅雷風烈必變。

敬天之怒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此升車之節也。一說引曲禮。君出就車。則僕倂轡授綏。綏所以總轡者也。四馬兩驂。凡六轡。攬之爲難。故以綏總之。然後便於執立不正。則轡有掣縱。故必正立而後六轡均調。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夫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無往而不爲道也。聖人言語容貌衣服飲食至纖至悉之間。無不盡其節。非聖人之循之也。聖人之德之盛。固無非道之所存也。在學者之進德。則當以聖人爲準的。致精於事事物物之間。謹其節而求所以勿失者焉。故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此非止爲事君而言。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由而至乎。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橫渠曰。雌雉魯俗一無所貴。仲尼傷薄俗易流。所美非是。仲由不達。乃具羞以饋。三嗅者。示衆好之必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